



巴林草原

□李春良

巴林右旗的草原和我印象中的草原不一样。最初，我印象中的草原应该来自那首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后来见到真正的草原，感觉和民歌里唱得差不多，天空寂寥无际，原野茫茫不尽，一眼望去，直到天边，直到蓝天与草原的衔接处。那真叫一个辽阔，辽阔得一览无余，辽阔得缥缈虚无。凝视远方久了，苍茫与悲怆会油然而生，人便心虚气短起来，突然失了安全感，只想立刻穿越时光回到童年，紧紧攥住母亲的手，或者投入母亲温暖的怀抱。

此后，便对草原失去了兴趣，究其缘由，大概是因为自己山里长大，不习惯那种寂寥辽阔的视觉盛宴吧。

所以，当车辆载着我们一路向北，向着草原进发时，我厌厌的提不起精神，迷迷糊糊中竟然睡着了。

一阵喧哗伴随着赞叹，我发现车已停下，便本能地望向车外，不觉浑身一震。及至下车，小心翼翼地把手投向远方，又慢慢地环视一圈，欣喜瞬间涌上心头。

这是巴林右旗的草原，站在草原上的我没有被那种辽阔苍茫得无依无靠的疼痛击中，也不再担心寂寞的天空因为少了支撑会突然掉落下来。这里蓝天如洗，白云悠悠，大地澄碧。这里也很辽阔，但不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那种，这里是另类的辽阔。一条路像带般从脚下缭绕向远方，直至一抹苍翠作了这无垠绿色的照壁，那里是我们进入这翠绿世界的门户。然后呢，洗人眼目的青翠和碧绿便在这方天地间重重叠叠地肆意铺开去，是的，是重重叠叠，巴林右旗草原的神奇之处正在于此，那满目的绿不是生长在平坦无垠的苍茫大地，而是铺展在起伏的山岭上。这里青翠的山携着碧绿的岭，碧绿

岭牵起青翠的山，山岭就这样以绿的底色，以极其张扬的姿态，相牵相携着支撑起蓝天，也把洗人眼目的青翠和碧绿起伏地铺展向远方，一直荡漾到天的尽头。

那么，山岭的那边是什么样子呢？也许还是这般一碧如洗起伏地荡漾着生机盎然的绿吧；也许还有星星点点的珍珠白点缀在草原上，一位美丽的姑娘正在和她的心上人策马并肩，放牧着羊群；也许还应该有个洁白的毡房，毡房里，阿布正在把热气腾腾的手把羊端上餐桌，毡房外，慈祥的额吉正在呼唤着姑娘和小伙回家吃饭；也许……还有许多的也许……

于是，有了去山坡那边的想法。似乎心有灵犀，带队老师招呼大家上车，继续向前。坐在车上，望着前面这道不算高的山岭，心想步行翻越会更好。巧的是巴林右旗草原再次满足了我这个愿望：一条小小的河沟——当地牧民称之为嗓子眼河——挡住了车的去路。

我跳下车，欣喜地加快脚步，很快登上了坡顶。极目四野，波翻浪涌的山岭拥抱着一大片更加生机盎然的草原，草原上银白色的花、金黄色的花热闹地盛开着。山坡下，果真有一座洁白的毡房，只是没有羊群，也不见策马并肩的姑娘和小伙。那么，或许他们已经来过，或许他们正在来的路上吧。阿布和额吉呢？他们在毡房里吗？

“孰知山岭外，更有万重云”。我喜欢上了这里，也隐约意识到了喜欢的缘由，原来，巴林右旗的草原是可以用来想象的。

夕阳收起最后一道霞光，然后夜的纱幕便慢慢降了下来。草原的夜极静，静得让人怀疑自己的耳朵成了摆设。偶尔一两声鸟鸣，没待搅动起黏稠的夜色，复又被无边的寂静吞没。置身于此，你的灵魂

早已扇动起轻盈的翅膀，或去了远古的洪荒，或飞升九天云外，在灿烂的星河间飞翔。

记不清有多少年没看过这样的星空了。一条银河横过夜空，满眼群星璀璨，恍惚间让人觉得那些以光年计算的距离，变得近在咫尺，你可以和那颗最亮的星星深情对视，也可以和那颗忽明忽暗羞羞答答的星星倾心相谈。我在银河两边仔细寻找着，“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快到七夕了吧，记得儿时，有许许多多次，母亲领着我仰望星空，就如在这般，在银河两边寻找两颗很明亮的星星。母亲告诉我，天河这边的是织女星，另一边的是牛郎星，在牛郎星两侧，还各有一颗暗一点的小星星，那是牛郎和织女的一双儿女，被牛郎放到篮子里担着一路追上了天庭。离牛郎星稍远一点的几颗暗暗的小星星组成个菱形，那是织女织锦用的天梭，她隔着天河抛给牛郎做个念想，劝牛郎返回人间吧，好好抚养一双儿女长大。

当时我曾止不住地想，七夕鹊桥会时，牛郎一定会担着一双儿女，让他们和妈妈见上一面。他们后来长大了吗？长大后和妈妈团聚了吗？

跟着母亲仰望浩瀚星空，听母亲讲哀婉动人的故事，成了童年时培养我想象力的最初启蒙。现在母亲也成为天上的一颗星星了，应该是哪一颗呢？

在巴林右旗草原之夜仰望星空，我最终没能在璀璨的星空里找到属于母亲的那一颗，也没有在银河两边找到牛郎星和织女星还有他们的孩子，但是我并不遗憾。我发现，我的想象力还在，有了想象力，我就有了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尘世中拥抱明天的勇气和继续前行的希望。

常常午夜梦回，是那如波涛般涌动的重重叠叠起伏的青翠和碧绿，半梦半醒间，我知道，那是巴林右旗的草原啊。



来到松花江边吉林市这个北国江城六十年了，最喜欢的去处，还是松江路一带。那里是这座城市的眼眸。夏季柳丝垂碧，鸟语花香，清风习习；冬日雪柳依依，江雾弥漫，雾凇团团。沿江的建筑，勾勒出完美的天际轮廓线。

最留恋的一刻，就是面对大江，面对行将坠落的夕阳，不论炎夏还是深冬，凭栏倾听报时的钟声，从邮电大楼传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金属的乐音缓缓传送，悲怆的音符挟历史烟云、弥漫天空，消失在雾里……悲壮，较之激昂，往往更具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愤怒的呼号、遥远的企盼，和眼前生活的沸腾、生命的搏动，同时在这条江的上空融合、交响。不变的，是这默默无言的如画江山、如血夕阳。

这是我心中弥足珍贵的风景。而这样的风景、声音和色彩，迷离之中饱含着奇妙的意蕴，传递出莫可名状的信息和美感。于是我总是心怀感激，



松江晚钟

□桑永海

感谢那位不知名的音乐钟声的创意者。

钟声和乐音，把不该遗忘的过去和不断变化的现实联结在一起，把一缕忧思、一种诗情、一股力量、一腔神圣的感情，还有现代化节奏，注入了这个古老而鲜活的城市，也注入我的心里。

钟声远去，江雾漫漫升起。我又想起西班牙诗人洛尔伽的谣曲，那是早年戴望舒翻译的：

孩子们唱歌
在静静的夜里，
清澈的泉水，
清澈的小溪！
孩子：
你的神圣的心
什么使它欢喜？
我：
是一阵钟声
消失在雾里。

没有人人为的“打理”，这山间的草木任性地自由生长。木栈道的缝隙里，突兀伸出纤细的茎，直愣愣地打开几叶绿伞，在路中央孤零零地昂扬着坚韧的生机。圆形石块铺就的幽深小路，在生着青苔的斑驳石块周围，镶嵌了一圈绿色的草叶花边，偶尔会有一朵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湿润的空气，催生了野生菌类，木质扶手的裂开处黄褐色的蘑菇乘虚而入，为这连绵的碧绿增添了一缕古朴深意。

虽是秀色可餐，令人不舍挪步，却终究抵不住咕咕叫的肚腹，于是匆匆去往下一站。车子驶入奢岭爱国村，偶遇“奢爱”有机果蔬农场。“奢爱”，多好的名字，既是地理位置的简练，又别有一番意境。爱，偏爱，对一心扑入生活滚滚红尘中的我们，显得格外奢侈。晚饭吃什么？放假去哪里游玩？生日想要什么礼物？“都行”“随便”成了固定答案。不是存心敷衍，而是有限的心房已经拥挤不堪，这些“无所谓”的小事，挤不出精力“用心”对待。于是，爱，偏爱，就显得弥足珍贵。

一群饥肠辘辘的淑女与一棚棚等待采摘的新鲜瓜果蔬菜，简直是天衣无缝的完美结合。拨开绿叶找寻那娇滴滴红艳艳的草莓，一颗颗饱满的种子镶嵌在汁水丰盈的果肉上，一口下去，果香四溢的香软中增添了咯吱咯吱的独特口感，回味无穷。再看那毛茸茸的茎上绽开的洁白纯净的草莓花，很难将这雪白与草莓的鲜红联系起来，生命的旅程真是神奇。

刚刚抽身于满棚清甜果香的草莓棚，就忍不住想入非非，开始期待起下一个“盲盒”。推门而入的瞬间，贪婪地翕动着鼻翼，通过气味分辨果蔬，全身心浸润在瓜果的芳香里，仿佛自己也因沾染了天然清香而变得通透而光彩照人了。青红相接的柿子、颗颗紫宝石般的葡萄串、圆滚滚黄嘟嘟的鲜桃、葫芦娃一样垂坠着的南瓜……

最惹人怜爱的要数黄瓜，初成形的黄瓜只有小手指大小，浑身带刺，像极了野地里的苍耳子。小小的身躯奋力鼓动着嘴巴，吹出大大长长鹅黄色的花。随着小黄瓜长成大大黄瓜，头顶的黄瓜花也慢慢舒展开卷曲的花片。五瓣花不遗余力地铺展着，花叶撑得薄如蝉翼。待到黄瓜长得饱满粗壮，黄瓜花便偃旗息鼓，将光环让给长成的果实。黄瓜也不负众望，用碧玉生青、爽脆清新的口感，络络人们挑剔的味蕾，成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味。

美好的时光总是显得短暂，不经意间便要与这些可爱的生灵告别了。感恩这场萍水相逢，只谈微风与花香，让身与心自在回归。听着家人对餐桌上带回的果蔬赞不绝口，再一次的重逢在心底悄悄酝酿……

一颗自然成熟掉落的苹果，砸出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为人类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三百年后一个清朗的秋日，漫步于一处人迹罕至的山间密林，听着高处浓绿的枝叶间一呼一应的鸟鸣声，身畔嗡嗡嗡嗡的蜜蜂、飞虫声，还有那成熟的果实偶然掉落的“扑通”声，看着一颗滚落脚边的黄灿灿的山梨，一瞬间想到了伟大的牛顿，想到了他的心细如发与过人聪慧。于是，愈觉得这山间枝头的盈盈果实亲切可爱，美在枝头，智慧蕴藏在大自然中。

悄无声息的蝴蝶盘旋而来，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这僻静的山野中，蝴蝶也多了几分个性。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每一只蝴蝶翅膀上的花纹都不相同，粉白的薄薄翅膀上描画出色彩鲜亮的各色图案、线条，每一次扇动，都是美的自我展现。城市里的蝴蝶似乎千篇一律，白色的翅膀上浅淡的花纹难以分辨，如一张白色纸片流连花间，丢失了个性与美的灵魂。

一群红黄相间的沙果静悄悄地立在灰褐色的木栈道中央，我踏起脚尖，小心翼翼地闯入沙果间的留白处缓步前行，像一个唐突的闯入者，蹑手蹑脚，生怕搅扰了林间的静气。山里红套拉着朱红的小脑袋，被肥大的叶片托举着。伸手摘下一颗，阳光下红亮的外皮上晕染开青黄色，密密匝匝的粗糙斑点摩挲



送你一颗山里红

□孙艺凌

着掌心，头顶上绽开根根分明的须发。看着这颗娇小玲珑的大自然创作的果实，竟不忍心吃掉，用相机对准，留下它可爱的模样。

人对自然的亲近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年龄长幼、学识高低，都喜爱看“动物世界”。那些在自然中孕育的生灵，色彩之璀璨、气质之灵动、身姿之飘逸，即使技艺登峰造极的画师也无法复刻自然的鬼斧神工。置身山林间，头顶瓦蓝夜幕，脚踏湿软泥土，细嗅草木果实的清香，无论你来时怀着怎样的思绪、身后拖着什么烦恼，松涛阵阵，山风涤去心尘，耳目清明里，后知后觉那些左右你情绪、困扰你的难题是多么微不足道。在无垠的寰宇中，在海纳百川的大自然里，人这无法重来的一生，稍纵即逝，于是，坦然接受一切的发生，在“看清”后试着“看轻”那些纷扰的羁绊，去经历、去感受、去珍惜……

